

★ 讲述·老兵心声

命运不会辜负每一个全力奔跑的人

2012年,高中毕业我报名参加了军。从军似乎是我们的“家族使命”,家族3代人7人当过兵,外公参加过解放战争,二爷是抗美援朝老兵,堂弟现在还在武警部队服役……

我入伍那一天,母亲送我坐上去火车站的大巴,扒在大巴的窗户上跟我挥手告别。那是18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家乡。两天两夜后,我坐着绿皮火车到了深圳,迎接我的连队是原红一团的“密云尖刀连”。上个世纪末,这个英雄连队参与了驻香港部队的组建。

去部队前,我对军营的认知几乎都来自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。当了兵我才知道,真实的训练比电视剧还要“残酷”。

一次障碍训练,我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,小腿磕在钢板边沿,透过血红的伤口,依稀可见骨头。训练结束,我到卫生队简单包扎了一下。我告诉自己,够拼才会有好成绩。旅里组织5公里武装越野尖子比武集训,在南方最热的三伏天每天跑1万米。最后,我成了训练尖子。

第二年,我们单位轮换进驻香港,我被调入三军仪仗队。举枪礼、挂枪转枪、立枪转枪、正步散开……训练中,我的衬衣一天湿透好几次,皮鞋磨坏了四五双,腰带勒坏了好几条。

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那一年,国庆日军营开放活动,仪仗队为香港市民进行了国旗护卫、分列式和刺杀操表演,母亲从电视上看到了我。后来,她告诉我,那一刻她骄傲极了。

2014年12月,我退伍了。没想到,退伍后的惶恐,从到达火车站就开始了:看到别人用手机订餐、订票,我一脸茫然。那时我甚至连微信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好在退伍前部队为我们专门组织的招聘会上,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。在新公司,从头开始的我要学习使用办公软件,熟练掌握摄影和视频剪辑技术……

一切于我而言都是陌生的。如果说部队生活的苦是肉体上的痛苦,那么职场上的苦,就是一种时刻如履薄冰的焦虑。

在这家公司4年里,我只回过两次家,除了经常出差跑项目,有时刚吃一口饭就要扔下筷子去给客户做产品讲解。

2016年6月,命运给了我狠狠一击。母亲突然病倒,在重症监护室抢救,每天需要好几千元的医药费,我不得不把所有积蓄寄回家。

祸不单行。那段时间,女朋友还闹着要分手,手里的一个项目又十分棘手……我跟自己说:“李超,你已经离开部队了,没人能给你兜着了,再不拼就没退路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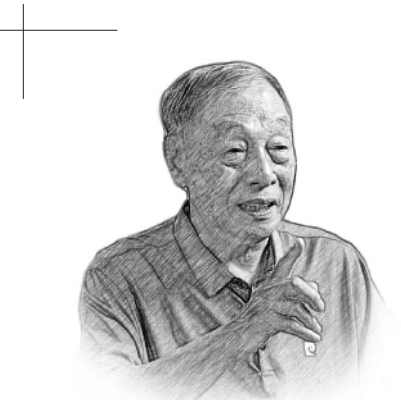
2017年3月,我转到销售部门。在几乎没有客户信息的情况下,我孤身去四川跑业务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年5月20日,在成都开往重庆的高铁上,我接到家里的一通电话。23岁的我几乎一事无成,却永远失去了给母亲尽孝的机会。2018年11月初,我辞职回到湖北

■ 李超

抗美援朝战场上,张书义的任务是亲手安葬牺牲的志愿军烈士,给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以最后的温暖和告慰——

异国埋忠骨 他乡慰英魂

■ 刘汝山 罗艺



“安葬组的工兵班查看地形、挖好墓穴。护士用酒精擦净烈士身上的泥污和血迹,为他们整理衣物。组长清点烈士遗物,登记信息,在简易地图上标注安葬地点。大家一起用一丈八尺的白布把烈士遗体包裹整齐进行安葬。”

——张书义

着张书义。

“烧!”浓烟夹杂着火苗瞬间腾空而起,每烧十几分钟,战士们就把上层的土挖开,再烧,再挖,再烧……第二天凌晨4点多,4个墓穴终于挖好了。

当护士们用爬犁拉着烈士遗体一步一步挪向墓穴的时候,所有人都哭了。

“他们是谁的儿子?又是谁的兄弟?”白布包裹下的战友是那么安静,他们都只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呀!张书义如今回忆起来,依旧潸然泪下:“当时就一个念头:报仇!为战友们报仇!”

1951年4月,第五次战役打响。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“三八线”,直捣汉城。第26军后勤部第三医院组建60人的“前线救护队”,建立临时医疗点,救治前线转运下来的伤员。

情况突变。5月23日凌晨,后勤部的骑兵通信员送来一纸命令:联合国军正组织反扑,“前线救护队”立即北撤。

一路急行军至晌午,“前线救护队”已后撤20公里,离“三八线”越来越近,炮声也愈发清晰。

此时,医院接到消息,向南3公里处有一名战友牺牲了,需派人立即前去处理,朝鲜劳动党地下党员朴顺子正守着这位烈士。

“院长,我去!”张书义第一个站了出来,“这是我们安葬组的任务。”

院长看着张书义年轻稚嫩的脸庞,面露犹豫:“部队都已北撤,你们可能有危险。”

“我也去!”女护士高莲清急切地说,“我的任务是给烈士清洗,让烈士走得干干净净。院长,我必须去!”

思考片刻,院长点了点头:“好!把我的马也骑上,你们俩一人一匹,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。”

细雨绵绵,寒风阵阵,两匹枣红马在公路上逆向飞驰。

一路向南,骑行不到3公里,他们看到公路旁的大树下有一位朝鲜姑娘正焦急地张望。张书义急忙勒绳下马:“你是朴顺子?”

“我是,朴顺子,朝鲜劳动党党员。”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回答。

“志愿军烈士呢?”高莲清问。

“走,跟我走!”朴顺子往前指了指。

沿着一条泥泞的小山沟前行300米,朴顺子停住了脚步。她指着一个用草帘子遮盖的防空洞说:“中国同志在这里。”

天色渐暗,山谷里升起薄雾。张书义和高莲清掀开草帘,一名志愿军烈士横卧在爬犁上,胸部中弹,鲜血染透了军衣。高莲清从他的上衣口袋中翻出资料牌,哽咽着说:“组长,你写墓碑,我来清洗。”

张书义的眼中噙满泪水。他取出简易墓碑,郑重写下: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团某连通信员吴某某,湖北孝感人,1932年5月生,1949年2月入伍,在湘西剿匪战役中荣立二等功。1951年1月入朝作战,1951年5月在第五次战役中光荣牺牲。”

接着,张书义开始清点遗物:卡宾枪1支、水壶1个、半空干粮袋1个……高莲清用酒精棉球轻轻擦洗烈士脸上的血迹,一张年轻的脸庞渐渐变得清晰。三人用白布将烈士遗体连同墓碑包裹整齐,抬到松林中一个自然土坑旁。

青山有幸埋忠骨。他们用铁锹把墓坑挖得更深些,用树枝、草帘把墓底铺得再厚些。高莲清和张书义将烈士安放进墓坑中,边流边低语:“战友,

祖国接你们回家……”



一张抗美援朝经典照片诞生背后的故事——

定格“巨龙”过大江

■ 任弘道 本报特约记者 李祥辉

照片的远景,是朝鲜新义州深灰色天空下绵延起伏的群山和田野,近景是新中国辽宁省安州市(现丹东市)白雪茫茫的大地,一支如巨龙般蜿蜒绵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,全副武装行进其间。整个画面气势恢宏、开阔壮观,展现出志愿军将士一往无前、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。

这幅照片是时任志愿军第64军政治部摄影记者黎民拍摄的《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》。我军曾经参加过入朝作战的部队各级单位的荣誉室,大都会把这张照片展示在醒目的位置。

这幅经典照片与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一起,已成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标志。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如何拍摄的?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?在辽宁省军区丹东第一干休所,离休干部黎民为我们娓娓道来。

抗美援朝战争时期,黎民在志愿军第64军政治部担任摄影组组长。1951年2月中旬,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朝鲜战场,准备参加第五次战役。那年冬天,天气格外寒冷,皑皑冰雪覆盖大地。部队接到过江命令后,很快在鸭绿江上搭起浮桥,日夜兼程疾速过江。

当时,黎民带领电影队、文工团的同志站在岸边,为过江部队加油鼓劲。他是第64军的老兵,有许多曾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,他们看见黎民脖子上挂着照相机,便围过来问:“黎民同志,给我们拍张照片吧!不管将来我们能否回来,都是个纪念。”那时,按规定未经允许是不许给个人拍照的,但面对这些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友,黎民破例为他们拍了照。他顾不得寒冷的天气,时而蹲下,时而趴在岸边,从各个角度用镜头留下战友的风采。

不知不觉到了下午,天气变得晴朗起来,积雪在阳光下泛着银辉,空气清新。不一会儿,前身曾参加过百色起义的191师572团准备列队过江。

望着那军容严整、逶迤过江的“铁流”,黎民突然来了灵感,想要抓拍一幅全景式的过江照片。于是,黎民将镜头

对准如巨龙般蜿蜒前行的过江队伍,就在那“龙头”刚刚探入对岸朝鲜新义州,而“龙尾”尚在祖国安东(今丹东)的土地上逶迤的瞬间,他激动地按下了快门。

部队过江后,黎民把这幅照片的底片小心翼翼地包好,寄往解放军画报社,不久就收到了采用的通知和小样。这幅题为《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》的照片,与周巍峙谱曲的《中

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,同时发表在1951年第4期《解放军画报》的扉页上,并被当时全国各地的报刊普遍刊用,后来还荣获了志愿军总部颁发的二等奖。照片的原片如今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,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、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也都予以陈列。

照片刊登后,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,很多战友称赞黎民是英雄。黎民深

情地说:“我哪里是什么英雄?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浴血奋战的一线指战员,他们英勇无畏地跨过鸭绿江,在异国土地上抛头颅、洒热血,我不过是个历史时刻的一个忠实记录者。没有那一段慷慨激昂的壮阔历史,我的摄影技术再高超,也无法创作出这样无愧于历史、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。能够用这张照片去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和牺牲的战友,是我一生的荣耀。”



退役军人方应明发展葡萄种植带领乡亲致富——

“萄”醉

■ 唐红生

走进江苏省句容市丁庄村,葡萄园里青翠葱茏,串串葡萄像各色玛瑙般点缀其间,一股浓郁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丁庄村坐落在茅山脚下,是句容的古村落之一,昔日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。改革开放后,村里办起了一座座砖瓦房,虽然富了起来,但环境遭到破坏。村里下决心走绿色发展之路,改变的契机就是“老方葡萄”的培育。

“老方”叫方继生,是丁庄村葡萄种植的带头人,全国劳动模范,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。他的儿子方应明,人称“小方”,40岁出头,中等身材,见人总是先微微一笑。

1989年,方继生从种植2亩葡萄起步,有了起色后带领乡亲不断扩大种植面积,成了远近闻名的“葡萄大王”。1998年,方应明退役回乡,跟着父亲种葡萄,一起打拼。

2012年,方继生因病辞世。看着乡亲们期望的眼神,方应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,继承父亲的事业,肩负起带领全村致富的重任。

种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活,不仅劳动强度大,而且技术要求高,尤其是病虫害防治,既要效果好,又要保证食品安全。方应明一次次跑农科院所,虚心向专家请教,提高种植技术。

2013年,方应明当选为丁庄村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。在他的谋划下,丁庄村葡萄产业实现了种苗供

应、技术指导、质量标准和品牌销售的统一,“小散户”与“大市场”得以有效对接。

方应明端上一大盘葡萄,串串葡萄有大有小,有紫有青,个个晶莹剔透。丁庄村葡萄种植原来只有单一品种,行情虽然一直不错,但方应明居安思危,不断引进新品种,满足顾客对葡萄的口感、外形等多元化需求。他给村里的葡萄园大棚起名为“百葡园”,目前已经种植了60多个品种。“今后这里要成为真正的‘百葡园’。”方应明说。

眼前,一株葡萄枝繁叶茂。方应明说,这是父亲当年亲手栽种的葡萄苗,一晃已经30年了。他每每看到这株葡萄,都会提醒自己,要记住父亲的教诲,记住自己作为党员和老兵的责任,带着乡亲奔向幸福路。

如今,丁庄村的葡萄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,葡萄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了当地2000多名农民发展葡萄种植2万多亩。方应明也入选了“全国百名杰出新型职业农民”资助项目,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。

苍山如黛,见证着小村庄的变迁;凉风习习,裹着葡萄的甜香。站在葡萄满架、硕果累累的“百葡园”里,我不禁“萄”醉其间。

(本版制图:唐硕)



老兵新貌